

唐

褚遂良臨蘭亭序

附范仲淹

米芾

芾

米友仁跋題



褚遂良（公元五九六——六五八年），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因其先世在河南阳翟，晋室南迁时徙居江南，高宗即位后，封河南郡公，故世称「褚河南」。

褚遂良因擅长书法得侍太宗，从起居郎逐步擢升为谏议大夫，黄门侍郎，进而参加朝政，为宰相之一。他博涉文史，尤工隶楷，取法二王，自成一家，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家」。

从这篇褚摹兰亭字体上看，已从早年那种稚拙方整的气韵，变为典雅纤秀的风格。从褚字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魏晋至隋唐书法发展的轨迹，隶书古意逐渐消失，真书楷法日臻完善，粗犷朴野遂被精工秀雅所代替，所以说初唐「欧」、「虞」、「褚」都是楷法的典范。褚书既不似欧书的险峻，也不似虞书的劲峭。他用笔灵活多变、风采动人。正如王世贞所说：「评书者谓河南如瑶台婵娟，不胜罗绮，第状其美丽之态耳！不知其一撇一捺有千钧之力，虽外拓取姿，而中挺有法。」

纵观这篇褚临兰亭，通篇清气习习，千姿百态，其疏瘦劲炼，不减西汉铜简等书。董由在《广川书跋》里称「昔逸少所受书法，有谓多骨微肉者箸书，多肉微骨者墨猪，多力丰箸者圣，无力无箸者病。河南岂所谓瘦硬通神者耶！」

褚书「瘦硬通神」，可谓一中肯评语。

褚临兰亭有若干种传世。一为绢本，行书，二十八行，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二为《唐人摹兰亭序墨迹三种》，其中一种亦传为褚遂良所摹。二书均有米芾等人跋语。而这篇褚摹兰亭序，与前二种不同，帖后不仅有范仲淹题记，而米芾题跋亦与上述二种不同。米芾称：「右米姓秘玩天下兰亭本第一，唐太宗获此书命起居郎褚遂良检著于张彦远法书要录，此轴在苏氏题为褚遂良，抚观其意，易改为数字，真是褚法，皆率意落笔，余字句填，咸清润有秀气，转摺毫铢备尽，与真无异，非真知书者所不能到。世俗所收，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为定。……。」由此可知，

米芾对此本是最为看重的。

跋文最后，亦有米芾的长子米友仁的审定题记。

米芾平生成就当以行书为最大，而此幅小字行书《兰亭序》跋尤佳，可谓字字清健跳越，天真洒露，最能代表米氏《超逸》、《神骏》的独家风格。正如他在《海岳名言》中所说：「吾书小字行书，有如大字，唯家藏真迹跋尾，间或有之，不以与求书者，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这是他的切身感受。这篇小行书写得如此古雅而开张，于飘逸中见气势，这正是米书的精妙之处。

还有，本拓本正文第十二行后，可能是裱工疏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漏掉了六行约三十五字，现据褚摹兰亭墨迹，将漏字剪辑翻阴补齐，特作说明。

殷献之

永和九年歲在

癸丑暮春之初會

于會稽山陰之

蘭亭脩禊事

也羣賢畢至

少長咸集此地

常山

有峻嶺茂林

脩竹又有清流激

湍映帶左右引

以爲流觴曲水
列坐其次雖無
絲竹管絃之

盛一觴一詠上
足以暢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氣

清惠風和暢仰

觀宇宙之大

俯察品類之盛

所以遊目騁懷
足以極視聽之
娛信可樂也夫

人之相與俯仰
一世或取諸懷
抱悟言一室之內

或因寄所託放
浪形骸亦難
趣舍萬殊靜

跡不同當其欣

於所遇暫得

於已快然自足不

知老之將至及
其所之既倦情
隨事遷感慨

係之矣。病之所
欣悅仰之間以
為陳迹猶不

能不之興懷
况脩短隨化終
期於盡古人云

死生二大矣豈
不痛哉每攬
昔人興感之由